狼

林中洋

如是我見

不久前，德國東部的薩克森州發生了野狼襲擊羊群的事件，四十多隻在草場上吃草的綿羊被狼咬死或咬傷，這一事件引起了官方的重視，也又一次引發了人們對於野狼群的保護與限制的討論。

德國是個工業化程度很高的國家，因爲最近幾十年來在生態環境和動物保護方面比較盡力，所以有了人與自然緊密相存的局面，這些帶給人們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但是也帶來了不少麻煩，比如，去年一年裏，野生動物引發的交通事故有二十二萬多起，其中百分之八十六的「禍首」是鹿，其次是野豬。至於那些個頭較小的被車輛壓死的動物，比如野兔、野鴨、狐狸或是刺蝟與松鼠等，更是不計其數。爲了保護野生動物，同時也爲了保證交通安全，人們在野物出沒比較多的路段加設了防護網，豎上了警示牌，有的地方還有氣味屏障和視覺聽覺信號器等裝置防止野物的靠近，但是儘管如此，誰也無法要求野生動物遵守交通規則，不要跑到馬路對面去覓食或者求偶。

大概是從幾年前開始，德國的北部和東部逐漸出現了野生的狼群。好幾百年以來，野狼已經在西歐和中歐絕跡了，現在重又出現，說明這裏的生態有了改善和提高，所以一開始大家還是很振奮的。可是漸漸的，野狼由原來的兩群發展到了現在的四十七群，已經危害到了人畜的安全。許多農戶不得不加高草場四周的電網，或是增設牧羊犬，以防護自己的羊不被狼叼走，幾個月前，離我們不太遠的一個樹林裏，有一位跑步的女子遭到狼的襲擊，差點斃命。

於是就有了關於該不該限制野狼的數量和活動範圍的討論。動物保護組織當然是反對的，就像大約十年前，南德出現野生的棕熊的時候，很多人也是希望能竭力保護。德國的小孩兒幾乎都是抱着玩具熊長大的，所以經常忘了熊是很大很危險的動物，還有人給這頭棕熊起了個名字叫「布魯諾」，自從這頭熊有了名字，就更得民心了，所以在牠致人死命之後，仍然有人反對射殺牠。最後，「布魯諾」死在不知名的獵手的槍下。我想，聽到這個消息，大多數的人應該都舒了一口氣。

目前，德國境內的這些狼群日益壯大，尤其在秋天的時候，是小狼們練習捕獵的季節，牠們好像青出於藍勝於藍，以前九十公分的電網就可以保護住羊群，現在一米多高的電網牠們都可以逾越，對於普通民衆來說，野狼出沒是危險的，誰知道牠們什麼時候會在什麼地方出現，所以，如果清早的後花園裏站着一頭鹿，一般人可能會覺得可愛，但如果站着一匹狼，那就不是好玩的事情了。可是，這個地球不只是人類的，不許狼去獲取獵物是不可能的。在沒有更好的解決方式之前，除了自己提高警惕，只能讓那些已經轉行當警察的德國牧羊犬重歸舊業，捍衛羊群的安全吧。

老外交官散文選

——記外交官的酸甜苦辣

延　靜

外交圈

今年是外交部老幹部筆會（簡稱外交筆會）成立二十五周年，筆會與世界知識出版社合作，最近出版了《老外交官散文選》，以資慶賀。該文選匯集了八十四位老外交官的一百一十篇作品，分爲五個篇章「名人風采」「外事春秋」「四海情誼」「異國情韻」和「人生感悟」編入，洋洋四十餘萬字。作者多爲七十歲以上的老人，八十幾歲的居多，最大的九十四歲高齡。

外交官是社會生活中一個比較特殊的群體，因他們的工作不爲外界所知，多少有些神秘。但他們也是普通人，堅守工作崗位，兢兢業業，忠誠履行自己的使命。閱讀全書，外交官工作和生活的一幅多彩的畫卷便展現在讀者面前。

老外交官文選的作者，相當一部分人年輕時曾做過翻譯，見到過毛主席、周總理、鄧小平等領導人，這既是他們的終生榮譽，也是他們的重要職責。一位老外交官在《憶毛主席會見金日成》的文章中寫道：「他們在走廊相遇，毛主席握着金日成的手說：『你好吧？』金日成回答：『我很好，主席好吧？』毛主席答道：『很好，只是年紀大了。』金日成忙說：『主席氣色很好，我是年輕人。』說罷兩人手挽手走進宴會廳。」這是領導人會晤的一個片段，也是老外交官人生難得的機遇。

老外交官散文選的作者，大部分其後成長爲職業外交官，一生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國外，他們會見過胡志明、卡斯特羅、曼德拉、西哈努克、尼雷爾、戴高樂，或奉命傳遞重要信息，或就某個問題聽取意見。一位老外交官在《永遠的曼德拉》一文中回憶了曼德拉英勇不屈的一生後寫道：「從囚徒到總統，又從總統回歸平民，曼德拉一生充滿傳奇。他以岩石般的堅毅性格，大海般的廣闊胸懷，贏得了世人的敬仰，他的名字將永遠銘刻在人們的心間。」

外交官的工作和生活也不只有光鮮的一面，他們有時要忍受與親人離別的痛楚，有時又會遇到艱辛和風險。一位老外交官在《母親最後飽含眼淚的目光》文章中，回憶了他與母親的離別，他寫道，他剛到使館，突然接到哥哥的一份來信，「我急忙打開，『咱們親愛的母親已於十一月離開了我們』，看到這一行字，我頓時感到像霹靂轟頂，跑回房間撲在床上大哭起來。」還有一位老外交官，在《蘇丹建館記》一文中回憶了他多年前參與中國駐蘇丹使館的建館工作，他寫道：「爲了安全……我分到一把匕首，睡覺時放在枕下，聽到動靜立刻行動。」他說他第一次嘗到枕戈待旦的滋味。據該書中某位老外交官回憶，新中國成立後，有多位外交信使犧牲在工作崗位上。

外交筆會成立於一九九三年，會員從十四人發展到現在二百餘人，本着「存史、資政、育人」的宗旨，出版了十多套叢書和近三百冊不同題材的作品，總字數近一億字，還爲全國各種報刊撰寫了大量的國際述評和文章。這次出版的《老外交官散文選》，不過是部分會員堅持筆耕不輟的結晶。

▲《老外交官散文選》匯集了八十四位老外交官逾百篇作品　作者供圖

「帶刺」的班克西

李　夢

塞西札記

最近重溫一部名爲《搶錢者兵》（Going in Style）的電影，三個耄耋之年的美國退休鋼鐵工人因爲被無良老闆凍結退休金而自導自演了一齣搶銀行的好戲。導演希望用這一場精心策劃的非暴力犯罪，給企業與銀行聯手爲普通小民打造的金融騙局以看似調侃實則嚴肅的重擊，以至於這雖說是一場徹頭徹尾的鬧劇，卻並不會讓觀者笑得那麼肆意痛快。

這讓我想到最近風頭正盛的塗鴉藝術家班克西（Banksy）。自從本月初這位英國知名塗鴉藝術家的作品在倫敦蘇富比拍場賣出高價後隨即「自毀」的事件發生後，班克西以及他那些遍及世界各地的塗鴉畫作不單成爲藝術圈中人熱鬧討論的話題，也再度進入公衆視野中。上一次班克西登上各地報刊頭條，還要追溯到十一年前。二〇〇七年，他的一件畫作在蘇富比拍賣現場以五十七點五萬美元成交後翌日，藝術家本人在社交網站貼出一幅畫作，作品上洋洋得意地寫下這樣一句話：「我不敢相信你們這些傻瓜居然眞的買了這件垃圾。」

肆無忌憚地嘲笑自己、嘲笑所謂的「藝術圈」乃至嘲笑這個喜怒無常的社會，是班克西創作的最鮮明風格。《女孩與氣球》在拍賣現場以將近一百〇五萬英鎊的價錢成交之後，藝術家遠程啓動了嵌在畫作中的粉碎裝置，不出幾秒鐘，這幅作品被毀壞。事後，拍賣行表示並不知情，又稱拍賣流程沒有違反既定流程，

▲在拍賣現場「自毀」的班克西畫作　作者供圖

因此成交結果將不會因爲畫作被毀而受影響。也就是說，這幅「被毀」的畫作之後可能再度出現在拍場，很可能被賣出比一百〇五萬英鎊更高的價錢。而且，藝術家本人製造的這場「鬧劇」，應會出現在世界知名美術學府的課堂上，成爲一群「天之驕子」嚴肅討論分析的課題（諸如「何爲藝術創作」、「如何爲藝術品定價」以及「『毀壞』在藝術語境中的呈現方式」等等），這或許會讓藝術家本人扮一個鬼臉——雖然從沒有人有幸見過他的眞容。

班克西的神秘，不單體現在他在街頭塗鴉時總是頭戴面具（甚至當他入選《時代》雜誌「全球最具影響力100人」時，寄給雜誌社的肖像照片也是一個戴着頭罩的「無面男」），還表現在你永遠猜不到他下一步想要做什麼：幾天前，他在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交界處的廢墟上不那麼應景地畫一隻溫順可愛的貓貓；數天後，他的塗鴉作品可能又會出現在倫敦同性戀社區街頭，畫中兩位警察模樣的中年男子正在旁若無人地擁抱親吻。上一秒，他以「英格蘭班克西」的名義製造十英鎊的仿製鈔票，並將英國女皇的頭像自作主張地換成戴安娜王妃；下一刻，他竟悄悄潛入英國泰特美術館，將自己那些惡搞名畫的作品掛在展廳中混淆視聽。在我們慣常的認知中，塗鴉藝術家都是大膽另類的，在班克西這裏，「大膽」被無限制地擴展開來：他的作品中既有哈林（Keith Haring）的諷刺，也有美國藝術家巴斯奇亞（Jean-Michel Basquiat）筆下暴力甚至血腥的場景，當然還有他最擅長的嘲笑，不動聲色的嘲笑。

提起班克西，人們總會講起他如何透過自己的創作，抗爭貧富懸殊，抗爭種族不平等，抗爭一切不公甚至罪惡的制度與行徑，而在我看來，班克西最難能可貴的地方是他的「自嘲」。當他的塗鴉畫作走離鮮活且日常的街頭情境，進入畫廊、收藏家的住所以及拍賣大廳的時候，他已然無法問心無愧地自稱是置身事外的旁觀者，而分明就是他本人調侃與厭惡的體系中的一員。當他將自己的創作藉由時興的社交媒體平台大量且快速地傳播（包括此次透過Instagram挑起的一場拍賣鬧劇），他不會不知道所謂的KOL（輿論領袖）是互聯網與資本媾和並製造的又一個關乎金錢與權力的「噱頭」，而他分別是應和甚至主動參與這一場遊戲的弄潮者。

如果班克西是頭腦清楚且聰明的藝術家，那麼他在創作的時候，應該像我們觀看《搶錢者兵》時那樣，不怎麼笑得起來。我們總會用「帶刺」來形容像班克西這樣遊走在所謂的主流話語外，以公然的批判和指責來表達憤怒的人。殊不知，被班克西身上的「刺」扎得最疼的，不是別人，恐怕正是他自己。

▲出現在巴以邊境廢墟上的班克西作品　作者供圖

赫魯曉夫「秘密報告」內容何以走漏

高秋福

文化經緯

倏忽之間二十多年過去，赫魯曉夫早於一九六四年下台，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於一九八五年上台執政，蘇聯的政治空氣發生巨大變化。一九八八年，在離開莫斯科三十一年之後，雷蒂以英國《衛報》記者的身份重返。他想，一定要破解奧爾洛夫當年向他泄露「秘密報告」的眞實用意。可是，當年那個蘇聯青年人卻一直找不到。說起來也巧，兩年後，他接受《莫斯科新聞》採訪，公開講述了當年報道「秘密報告」的經過。沒過幾天，三十四年未曾謀面的奧爾洛夫突然給他打來電話，憤怒地指責他將自己描述成「一個政治告密者」。雷蒂趁機約奧爾洛夫敘舊，希望他「無所畏懼地說出事情的眞相」。奧爾洛夫仍堅持，那完全是他的「個人行爲」，絕非受他人指使。至於他這些年在幹什麼，奧爾洛夫卻諱莫如深，避而不談。

後來，雷蒂又結交了不少蘇聯新聞界高層人士和高幹子弟。《莫斯科新聞》的一位資深記者認爲，關於「秘密報告」消息當年泄漏的問題，恐怕永世也搞不清楚。他說：「即使是赫魯曉夫本人作出的決定，在任何檔案中也不會找到記載。請不要忘記，蘇共當時曾形成決議，這份報告不能發表。赫魯曉夫本人曾講：『同志們，我們決不能把家醜外揚』。（對公開他的報告）他既不會冒險作出書面指示，也不會作出電話指示。即使作出什麼指示，他也只能是向他最信任的人作出某種暗示而已。」

對此，曾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米高揚之子謝爾蓋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爲，「秘密報告」的內容很可能是赫魯曉夫蓄意讓人泄漏的，並得到米高揚的支持。確實，他們兩人都曾公開講要嚴格保密，因爲那是蘇共中央主席團的決定。但就個人而言，他們確實是從一開始就主張將報告內容公開，因爲這「有利於社會發展」。但是，利用什麼方式公開，他們卻沒有說過。赫魯曉夫之子也叫謝爾蓋，他似乎比其同名人說得更加明確。據赫魯曉夫傳記的作者威廉·陶布曼說，這位「太子」曾直言不諱道：「我對父親想（對其報告）保密一事非常懷疑。他私下曾說，他想讓人民知道他的報告。否則，他所作的全部努力將毫無意義。」

雷蒂認爲，如果這些說法可信，那麼，赫魯曉夫將他選爲將「秘密報告」的主要內容公諸於世的首個渠道倒是合乎邏輯的。一是因爲，他同赫魯曉夫相識，相互都有親切之感，赫魯曉夫也許暗中早就將他視爲可加利用的「一枚政治棋子」；二是因爲，蘇聯有關部門知道他將離開莫斯科去斯德哥爾摩，就主動給他提供一顆炮彈，讓他從那裏發射出去，從而避免在國內觸發紛爭。因此，奧爾洛夫才在他離開莫斯科前夜提出緊急約見，而他的去與回均未受到蘇聯方面的任何阻攔。這樣看來，假雷蒂之手將「秘密報告」的主要內容公諸於世，「也許是蘇聯高層作出的一種政治安排」。而這個所謂「高層」，雷蒂在晚年接受記者採訪時，則明確認定是赫魯曉夫本人。

雷蒂晚年把大部分精力用於拉美問題研究，但仍密切關注着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發展動向。二〇〇九年一月十日，他病逝於英國，終年八十三歲。他晚年生活有點困窘和淒涼，多次撰文回憶當年驚曝赫魯曉夫「秘密報告」之舉，以此尋求自慰。他一再說，他是在無意之中，做了「一件令世人無限驚悚之事」。

（下）

文房帖

李丹崖

藝苑草

文房有四寶，曰「筆」、「墨」、「紙」、「硯」。

筆如劍。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爲很多人都說它是秦朝大將軍蒙恬發明的。據韓愈所著的《毛穎傳》記載：「秦皇帝使恬（蒙恬）賜之（毛穎）湯沐，而封諸管城，號曰『管城子』」，專門爲毛筆寫這樣一篇文字，表明秦王對毛筆的鍾愛有加。蒙恬造筆，將軍把劍氣注入了一管筆，筆後來就成了文人的劍。那麼，後來，很多文人投筆從戎也就顯得不那麼突兀了。

墨似寫在紙上的暈染的烽煙。那些千年的古墨，被研製出來的新墨，似老人與嬰孩，各有各的妙處。筆走龍蛇，墨似鱗片，所到之處，皆張揚其思想。墨，原本有着一顆草木之心，被火焚了，壓抑掩埋，逐漸偃息了囂張的氣焰，在宣紙上，溫潤漫步。

紙是文人袒露的心扉。一張好紙，需要歷經一年時光方可做成。一個賢達之人也需要終其一生修身養性。紙是用來承載筆墨的心事的。筆墨有了自己心底的秘密，不願保留了，就要向紙張傾訴。筆是竹子做的，墨是木材做的，紙是草做的，說到底，它們還是同宗的親戚，所以，在一起「相處」，才不會那麼生分。

硯是書桌上葳蕤的山。文人們自古寄情山水，當腳步無法跟隨思想的時候，需要有一件事物來折中。硯台就是用來折中的，其實，硯台上研好的墨也是一個目的，硯是山，墨是山間的水，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多好的雅趣。曾在博物館遇見一方磚硯，上繪有祥雲，且書有文字：上善若水。如此，我試着揣度，這可否看成是硯的心聲？

筆筒是筆可以安歇的家。朱彝尊在《筆筒銘》中寫有這樣的句子：「筆之在案，或側或頗，猶人之無儀，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閒彼放心，歸於無邪。」好一個「如客得家」，多好的句子。這樣一句話，有一種「船到碼頭車到站」的歸屬感。如此圓滿的家園，上面被文人手繪以「梅蘭竹菊」「君子」「美人」……都是自己內心的訴求和良好的祈願。一方筆筒，又多像是一片屋檐。

筆架是文人們誇下的海口。無法搬動一座山，單靠硯台還不足以明志，索性就造一座山來供自己擱筆，筆累了，可以橫陳在山上歇息，哪裏是筆累了，其實是文人的心乏了，或是文字枯竭，就此在驛站裏歇息一下，再行上路，又是好一番紙上春秋。

還有筆掛，它是供筆健身的器材。宋代趙希鵠在《洞天清祿》裏寫有這樣的句子：「洗筆訖，倒插案上，水流向下，不損爛筆心」。這是供筆倒立的一種器材，一般做成小型的博古架狀、徽派建築狀、屏風狀……人須養心，筆須養身，一管竹筆，頭頂的毛髮是「狼毫、羊毫」，用久了，也需要清洗乾淨，來一次倒立的，水隨毫走，筆在筆掛上等於是重新做了一次髮型。

我曾無數次地設想這樣一個場景，穿越到古代，回到唐宋元明清的某一間書房裏，一桌一椅，一筆一硯，不必紅袖添香，兀自寫着自己內心的句子，累了就伏案而歇，夢裏，也有閱微草堂裏的各種志怪在與我交談。

美哉，文房。